戰國紀年

戰國紀年卷三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愼靚王在位六年

辛丑元年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秦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國表

○齊迎婦於秦六國表

壬寅二年秦伐韓取鄢

○楚城廣陵六國表

魏侯嗇卒太子赫立是爲襄王○按惠王生於魏文侯之二十五年至是年八十二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請得傳國惠子辭夫受而賢者舜也辭而賢者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

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呂氏春秋

魏惠王死藝文類聚作孟子曰滕文公卒下略同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犀首告惠公惠施惠公駕而見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矣而雪甚難以行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魏策

孟軻去魏適齊列女傳曰孟子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受上大夫之祿不仕職而任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

齊宣立稷

下之宮設大夫之位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遊於齊

中論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孟

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

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髡曰夫子亦誠

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

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

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

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

若此也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

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蕪冬至必彫

吾亦時矣韓詩外傳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大事記從楚世家作六國共攻秦然年表各世家及國策俱云五國通鑑從表而秦本紀又作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賈誼論又云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爲九國尤異

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藝文類聚引國策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楚世家○按秦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此時後五年秦復取魏曲沃豈齊仍歸之魏而秦取之耶又賈誼論云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按諸人與蘇秦不盡同時長沙殆未暇攷耳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上地疑韓以償兵費君資臣請爲君止之沛丘君

遣之魏順見楚王曰王約五國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王何不搏交乎楚王曰奈何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不重王且反王之言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韓策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悅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

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大事記曰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楚策○按五國伐秦以楚爲從長而秦本紀獨無楚又有匈奴此策亦謂楚敗五國之事犀首傳又謂五國伐秦義渠起兵襲秦似與秦紀合今並錄之以備攷又按明年齊敗趙魏之師於觀津其即此策所謂齊人反趙魏者歟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按張儀復相在明年據魏世家實在

此前一年可證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策作帛）之下（犀首傳）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閒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遇事遂敗（魏策）

○樂池相秦（秦本紀）

宋稱王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世家○呂氏春秋曰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善者故不畏王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

宋康王偃諡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翟灝四書考異謂滕滅於是年則孟子至滕當前乎此不知此策乃類叙之文非即滅於是年也故通鑑載此策在赧王二十九年所以紀宋滅之由而王應麟遂謂滕滅於赧王二十九年皆刻舟膠柱之見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

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宋策○按策又謂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其卽孟子所謂齊楚惡而伐之者歟

○孟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對曰軻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列女傳○任兆麟孟子時事略以爲是年孟母卒歸葬於魯此說爲近按元張須重修孟母墓碑記曰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元陽與東游記曰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逹趙山莊又十里許逹魯城南

甲辰四年秦大敗韓師於脩魚虜其將鰒申差

秦敗韓脩魚虜韓將鰒申差二將名於濁澤正義云當作觀澤韓氏急公仲名侈謂韓王曰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

名都與之伐楚韓王從之楚王大恐陳軫曰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使信王之救已也韓必德王必不為雁行以來兵雖至楚不大病若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從之韓王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此必陳軫之謀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王不聽遂絕秦秦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韓世家。韓非子說並以此為秦攻韓宜陽時事

○趙與韓魏共擊秦秦敗趙師斬首八萬級趙世家。按三國擊秦秦不應獨敗趙師據秦本紀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俱在前一年而張儀傳稱儀留魏四歲說哀王事秦不聽乃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在是年數事當合而攻之蓋五國攻秦在去年而秦擊之皆敗走實在是年耳史記志疑曰六國雖同出師不相

悉頓故惟韓趙戰秦韓趙旣敗因圖遂引歸不戰而齊乘趙魏之弊復敗之觀澤此言得之矣

○齊敗趙魏之師於觀津六國表○趙世家作觀澤田世家作齊與宋攻魏敗之觀澤按宋世家王偃西敗魏軍當卽此

齊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楚世家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與之叅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仇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齊策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

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策又云犀首見梁王曰臣盡心竭智欲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殿掌之臣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周肖鮑注曰疑即霄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必不敢有外心矣王曰善果厝需於側魏策

盜殺蘇秦張儀傳稱齊王相蘇秦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與此異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乃使一子質於齊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亦皆學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遂委質爲齊臣蘇秦傳○索隱引譙周及典略以爲蘇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爲游說之士按策蘇秦有嫂而呼爲季子似秦居第四與此異陳翠合齊燕將合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陳翠入見太后曰今王願封公子公子無功不當封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

也而太后弗聽太后千秋之後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　蘇代爲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淳于髡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燕策

魏使張儀請成於秦秦復以儀爲相魏世家在前二年

秦復欲攻魏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策作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策作守亭鄣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梁之

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策多燕字）酸棗刼衞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國欲無危不可得也且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魯侯偃卒（子旅立是爲平公）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秦本紀云司馬錯滅蜀水經注華陽國志並云惠王使儀錯滅蜀甘茂傳亦稱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史蓋互見又水經注云秦惠王二十七年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在後）

五年

巴張儀傳作苴蜀相擊俱告於秦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及蜀平司馬錯因取苴與巴焉秦惠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寰宇記引揚雄蜀記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貶蜀王更號爲侯紀表華陽志皆云王死蜀滅無貶號事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水經注引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

○秦伐趙取西都中陽趙世家○秦本紀作中都西陽六國表又作中都西陽安邑紀正義引表又作中都安陽

燕伯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秦本紀在後二年

初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

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按蘇秦傳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與此小異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王曰何也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索隱曰春秋後語作厝毛壽劉伯莊通鑑注又引作唐毛壽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韓非子曰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又曰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啟與友黨攻益奪

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燕世家燕策略同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廣文選○按魯平公將見孟子宜在此時魯平公與齊宣相及止此數年而臧倉毀孟子後喪踰前喪蓋亦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是必孟子居魯喪畢之事魯不能用而復反於齊爾後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見孟子則反齊後事也

丙午六年王崩

子延立是為赧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正義曰從西周武公居焉吳澄曰敬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自是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此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兩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前建都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後二公封邑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蒙按顯王二年分周爲兩即封班於鞏之事地分而治未嘗分也東西周分治自在赧王時吳說誤矣

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周不聽是交疏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因令楚賀策作貰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周本紀○周策又謂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以爲太子左尚謂悍曰公不如謂

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又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君何不奉養無有愛於最使天下見之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蘇子往見西周君曰今東周之民皆種麥君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則東周可令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韓非子曰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謀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自傷於民也春秋記曰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

也故大臣得譽非國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
君遂不免周策

○秦伐韓取石章伐敗趙將泥秦本紀○泥表作英

○韓使韓辰歸魏晉陽及向○二月魏城陽向更名陽爲
河雍向爲高平竹書紀年○史集解引河雍作河陽又作宜陽正義引平下有城之二字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開元占經引紀年

○趙稱王從繹史年表○水經注曰七國稱王巴亦王焉朝鮮侯準亦稱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中山百乘
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
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
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發重使
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

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齊王必聽矣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一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中山策乙策又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欲與趙魏伐之以廢其王中山君遣張登說田嬰語亦略同）

赧王（在位五十九年）

丁未　元年秦侵義渠取二十五城（秦本紀在前一年）

秦伐魏取曲沃

魏復背秦爲從秦使樗里疾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從張儀傳魏表世家增

○秦樗里疾攻魏焦降之秦本紀○路史引紀年在後二年

○秦封公子通於蜀秦本紀○表作繇通在二年

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尙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華陽國志

秦敗韓師於岸門水經注作岑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秦本紀作十年韓太子蒼來質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魏表世家並云走犀首岸門按犀首魏將而岸門之戰與魏無涉攷魏策犀首與田需不善乃與田嬰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而蘇代說魏王亦有衍將右韓而左魏之語疑是時已在韓矣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

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乃許韓使而遣之韓自以為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齊策○按田世家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蓋引此策而誤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伯噲趙世家在前二年

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燕世家作諸將謂齊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原有孟軻

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數語今刪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呂氏春秋凡繇對燕昭王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高誘注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爲齊所獲齊大勝燕子之亡燕策○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集解索隱引年表均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云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按燕策明言齊宣王正與孟子合燕世家改儲子謂齊宣王句爲諸將謂齊湣王而上文云燕噲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據年表燕噲元年爲齊湣王四年則巳自岐其說而田世家六國表並不後載伐燕事可知史記亦疑而不敢定豈可執此反疑孟子恥至於取燕之事史無明文惟燕策云三十日而舉燕國可證而年表於噲死之後仍紀其年亦無謂

燕君子噲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然而身死國亡不明乎所以任臣也韓非子

○趙王按世家稱趙王始此召燕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趙世家六國表同世家在前一年○徐廣曰紀年亦云爾裴駰曰燕世家無此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趙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魏王弗聽張儀告公仲令韓王以餓故賞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

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遠於莘下伐齊之事遂敗魏策○按孟子云諸侯將謀救燕此其事也

○韓宣王朝於魏竹書紀年

齊侯辟彊卒子地立是爲湣王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尹文子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韓非子　靖郭君善齊貌辯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新序曰靖郭君殘賊百姓害傷羣臣國人將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齎

貌辯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乎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不若廢之更立衞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曰吾不忍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聽閔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辯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劒閔王自迎於郊望之而泣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齊策。按此策原文凡宣王皆作威王閔王皆作宣王呂氏春秋亦然此文乃鮑氏所改也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

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韓非子　田嬰卒
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按本傳文乘間問嬰有君相齊於今三王之語三王者威宣閔也則嬰卒文立在閔王之世明矣故大事記附於閔王元年今從之孟嘗君在薛招致
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之食客數千人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傳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
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
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
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
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
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

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告孟嘗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

危齊王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齊策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敎於是孟嘗君明日袪衣請受業韓詩外傳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敎之楚丘先生曰將使我追車赴馬投石超距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加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新序

戊申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六國表趙世家並作趙莊

○秦會魏於臨晉六國表

魏復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秦張儀傳魏世家六國表　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負因上書諫王王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列女傳

○楚王魏王來過邯鄲趙世家

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羣臣皆賀陳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見欺於張儀楚王弗聽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西受地儀至秦詳墜車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楚世家作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儀乃朝謂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

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魏章也擊之

○齊地景長長丈餘高一尺竹書紀年○太平御覽引景作暴丈上有七字搜神記作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又春秋後語云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百高三丈餘相從而行如海敷百步是時張儀爲秦連横齊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按二十年十字疑衍張儀卒於赧王六年而連横事在赧王四年不得云二十年也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按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朱子集註引此爲證則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齊也通鑑頻殺燕人畔於伐燕之年下即權以宣王豈而禍目連書孟軻去齊俱與孟子不合或曰伐燕之役固屬宣王而燕人之畔只稱王慙安知非即潛王恥然以孟子之文致之陳賈曰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適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而其去齊也曰王庶幾改之所改當即指此皆明明號一人之身而言不得謂過在宣王而慙在潛王也然則齊威宣潛之年史記圖誤而通鑑移下宣王十年實無他據究亦未合惟以紀年之說推之則是年爲宣王九年蓋得其實後人信孟子即安得不信紀年耶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按說苑昭王問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蓋是時已非全燕之舊矣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王曰寡人誰朝而可隗曰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則毅之至燕乃後二十餘年事兼究言之耳鄒衍自齊往孟荀傳曰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穀生今名黍谷劇辛自趙往按燕世家王喜十二年劇辛攻趙爲趙將龐煖所殺距此已六十九年然則其至燕亦在後必在是年也士爭趨燕說苑又謂蘇子從周歸燕屈景從楚歸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封禪書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拾遺記謂燕昭王四年問其臣甘需欲學長生久視之法乃徹邑減味賂不足信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卒以破齊從燕策增○昭王立

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請於魏按人即蘇厲見魏策魏於是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燕策

○孟軻去齊皇王大紀大事記俱云孟子去齊居宋在元年按燕人畔孟子猶在齊故任敵遲孟子致

略謂在是年蓋齊王知悉於孟子獨有慚心之剪陳賈後塞之敗遂去齊是也今以大紀大事記之說參之致路之年庶兩得之又按孟子去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孫漢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則由是年逆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然攷周本紀自武王至夷王本無年數班氏徒據劉歆魯歷爲說而魯歷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證之魯世家則煬公只六年獻公只三十二年武公九年是魯歷較世家實多六十五年其實武王元年至赧王二年只七百四十六年耳此正與孟子合

秦庶長章大敗楚師於丹陽屈原傳作丹淅虜屈匄遂取漢中張儀傳作取丹陽漢中又敗之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韓世家是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匄斬首八萬於丹陽樗里傳助魏章攻楚取漢中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秦庶長章擊楚於丹陽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虜其將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楚軍大敗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

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述取我邊城新鄙及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忿怒以偪我邊境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姓書熊相爲芊姓自秦穆公至惠文王十八世自楚成王至懷王十七世此十八世蓋自秦言之新鄣及郊卽商於也今又悉與其衆是藍田之師矣時秦實詐楚而反責楚倍盟神其聽之乎然文辭隨古姑存其略

韓魏聞楚之困屈原傳鏁韓字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與秦平參秦本紀楚世家張儀傳○按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所云秦楚搆兵卽此石丘孟子疏以爲宋地又孟子去齊居休據路史國名紀休在頓川屬宋境皆去齊之宋之明證

甘茂本傳曰下蔡人事下蔡史舉先生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合於秦秦啟關而聽楚使茂謂王曰訹誘也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

秦爲魏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必說則寄地必多矣秦策○按此卽楚割地和秦之事甘茂傳謂茂佐魏章略定漢中地在此時也屈蓋卽庶句韓魏襲楚當亦秦約之故故韓世家亦有與秦共攻楚之文又魏策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恐亦此時事史策錯出必合證之始明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軫曰王獨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陳軫傳作卞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今兩虎爭人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

者惟王可也秦策○按屈原傳但云齊怒不救楚而張儀傳云秦齊共攻楚虜屈匄似與此策合又按陳軫傳亦載此策而以爲韓魏相攻朞年不解吳惠王欲救之未決陳軫適至惠王使計之軫對云云師道曰考秦惠時惟十二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韓續去楚絶齊時甚遠他未見韓魏相攻事今按紀年韓明帥師伐魏襄丘在此年豈指是耶

○韓明帥師伐魏襄丘竹書紀年

○楚圍韓雍氏集解引紀年云楚景翠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圍景座秦本紀參六國表○吳師道曰景座恐卽景翠之聲轉而訛景座之敗雍氏之戰也屈匄之敗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役戰拔古史亦合二事爲一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役後書景翠圍韓今亦兩存之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

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策作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於是楚解雍氏圍韓世家○世家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是周赧王三年事古史從之是也

○秦攻齊到滿助魏攻燕秦本紀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淮南子曰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楚策○按三國攻燕而楚獨攻魏以救則主兵者魏也故秦紀但云助魏攻燕而齊怒燕畔已亦於情事爲合故附於此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

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遺之（燕策）

○齊宋圍魏養棗（史集解引紀年）

齊攻魏蘇代謂田軫曰臣聞魏王謂韓馮（韓公仲侈）張儀曰養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

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田世家

○魏擊齊虜聲子於濮六國表

濮上之事贅子死按贅疑聲之訛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移也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按國疑圖之訛觀下文可見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齊策○原在齊策之六鮑改置威王之首誤甚

○趙何攻魏趙世家

○秦王見魏王於蒲阪關竹書紀年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獻魏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

齒竹書紀年

韓侯卒子倉立是爲襄王

庚戌四年○秦伐楚取召陵秦本紀

蜀相殺蜀侯華陽國志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在六年

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秦本紀○正義曰丹犂二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弃丹犂二國降秦

秦使張儀合橫親於諸侯封儀爲武信君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世家曰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曰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尙尙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尙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

賄之策曰秦王有愛女而美欲与之楚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合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屈原使從齊來新序日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夫人鄭袖共譖屈原諫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

人追儀弗及張儀傳曰楚王將許之屈原曰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又楚策曰楚王將出儀恐其敗己也靳尚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靳尚之仁說張旄使人徼要靳尚殺之楚王大怒說各不同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策作韓王請効宜陽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張儀傳作五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効河外

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策作請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關者十五年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今秦發三將軍一塞午道一軍成皐一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策云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儀北說燕王曰趙已效河間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相秦謂昭雎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韓求相工陳藉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楚策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曰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

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秦策

秦伯駟卒子蕩立是爲武王○趙世家在後一年秦記曰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

張儀歸報未至秦而惠王薨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儀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秦策

○魏翟章伐衛竹書紀年

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魏大夫]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音釋]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魏世家]

○趙王遊大陵他日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

今顏若君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與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於王趙世家

○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定公薨文公聘問爲國皇王大紀

○按滕聞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意必由宋之薛由薛反鄒已而復有滕文之聘而輟聚於是終焉騰蛟論曰孟子困於梁宋此遠行受贐之證也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此聞戒受餽之證也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韓策云彊欲走張儀於秦使楚太宰留儀之使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者再拜謁秦王王怒張儀走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儀願之梁齊必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魏策云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王因不內張儀齊果興師伐之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願之梁使齊梁之兵連而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此信儀於秦王也齊乃解兵張儀相魏張儀傳○魏策云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爲儀說齊楚與此小異

張儀將相魏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

去秦張子必高子秦策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楚策　秦逐從樗甘傳增張儀魏章皆歸於魏年表歲作死誤　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昭奚恤也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田文也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遂見梁王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

曰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太子果相魏魏世家○按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陳需即田需也說與此異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閒見者儀使其臣爲見者之嗇夫以閒伺之因無敢傷張子魏策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

王而惠子窮人而王齊之又必德王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楚策。韓非子曰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王果聽張子

秦使甘茂誅蜀相壯華陽國志在六年

秦魏會於臨晉秦本紀云與魏惠王會於臨晉按魏世家之說則惠王卒已二十五年矣史記之自爲牴牾如此

○秦伐義渠丹犂秦本紀

○趙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趙世家。寰宇記九門縣有望凰臺趙武靈王築以望齊及中山亦曰寒臺是也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韓非子。中山策曰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又曰司馬喜三相中山鄒陽書曰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固辭而去韓非

子曰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
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舍去中山其御曰
何故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之齊

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
亡所舉有五盡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
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
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中山齊皆當此 呂氏春秋

○趙孟姚生子何立為惠王后 六國表

○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竹書紀年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甘茂為左丞相樗里疾為右丞相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 韓非子作言 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茂
因入見王再拜賀得賢相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

賈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秦策犀首者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韓非子

○魏張儀卒六國表○紀年在三年五月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犀首傳

楚齊韓合從通鑑在九年今從楚世家

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

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猶豫不決昭睢曰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懷王許之乃合齊以善韓

楚世家○按世家昭睢請楚王有秦破韓宜陽及韓已得武遂於秦之語故通鑑載在九年然據戰國策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又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又謂秦王曰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周紀亦云秦攻宜陽楚救之則其合從固前此矣未可執其一二語而遽就之也

○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 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補

○楚庶章帥師會魏次於襄丘 竹書紀年

癸丑 七年秦魏會於應

○秦韓會於臨晉

○秦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 秦本紀

○渭水赤三日 秦記

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五行傳

○秦王封子惲爲蜀侯華陽國志

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令向壽歸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

也樗里子公孫奭（策作公孫衍）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趙策）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周本）

紀○紀在八年令正 宜陽之役楊偡秦策作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韓策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東借救於齊許以九鼎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欲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

逝瀰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乃止周策○按大事記載在赧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於時勢殊不類今致宜陽之役武王有闕周室之志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其時楊倠亦欲以五萬攻西周得九鼎以市甘茂興師求鼎其此時乎又齊方與楚韓合從以拒秦故顏率請救於齊而顏率與韓公仲局時見韓策於事勢爲合因附於此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秦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 秦策

○魏翟章救韓次於南屈 竹書紀年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 樓緩欲以趙合秦 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鼻必敗矣 樓鼻爲魏合秦楚外齊 韓趙爲一魏必背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 翟強爲魏合齊秦外楚 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韓策

甲寅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涉河城武遂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於是出私金以益公

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秦策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冣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羇旅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不如背秦援宜陽按背疑當作待援疑當作拔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遂効者實韓氏果亦効重寶周策　秦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衞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樗里子傳　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王不如善周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周本紀　謂秦王曰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伯主約而不忿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秦楚）者必爲天下笑矣（秦策）　城渾（周人）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彊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　楚以弱新城圍之蒲阪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

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悅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楚策○後十五年秦取楚新城

○秦召西周君策作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策作魏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周本紀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周本紀○周策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魏太子朝於秦六國表魏世家同

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魏策○策又云樓梧約秦魏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王不若相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秦伯蕩卒趙世家在前一年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

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帝王世紀日烏獲孟賁之徒歸焉八月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脈而薨甘茂傳日武王至周而卒於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趙世家日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襄王稷年少秦記日昭襄王立生十九年而立太后治事實宣太后以冉爲將軍衛咸陽嚴君疾爲相〇獻則楚人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辛芊字之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后同父弟後爲華陽君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楚必便之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秦策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史記志疑曰疑是無終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通鑑地理通釋曰疑是皐狼敗林人即林胡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騎射以敎百姓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王緤策作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公子成稱疾不朝王自往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策作鯷冠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鉥者綦針也假借作秫絀蓋言女工針縷之粗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守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幾於不守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受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始出胡服

令趙文趙造周袑策作紹趙俊皆諫王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士之變子弟及也遂胡服招騎射淮南子曰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甘茂言於王曰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韓且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甘茂傳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蘇代

見韓相國公仲侈也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獘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周本紀參周策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客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周策

乙卯九年○秦樗里疾圍蒲不克索隱引紀年

樗里疾將伐蒲胡衍爲蒲守謂樗里子曰夫衛之所以

爲衛者以蒲也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二句從索隱引國策改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則秦西河之外必危矣秦必罪公公不如釋蒲勿攻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遂解蒲而去樗里子傳

秦伐魏皮氏魏世家在前一年紀年秦公孫爰帥師伐魏圍皮氏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亦在

八年

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如楚楚厚事之壽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壽曰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雖然願有謁於公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奭策作郝又作赫又作顯大事記謂本一人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皆不得親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公孫奭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何以異之且人皆言楚之善變也公不如善韓以備楚向壽曰然代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韓策曰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今公徒收之甚難公奚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韓策曰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順因茂以事王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從甘茂傳增○秦本紀作甘茂出之魏蓋自魏奔齊也又韓策曰或爲公仲謂秦王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

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合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御齊此武王之願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樗里子曰攻皮氏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強也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止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庳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魏策○鮑注曰按此蓋庳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說者兩言齊楚翟樓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秦楚

攻圍皮氏或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策○按此策非一年事後二年秦與楚上庸又三年秦韓魏齊敗楚重丘是其事也

○魏城皮氏竹書紀年

○甘茂奔齊遇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

許諾遂致使於秦說秦王曰甘茂居秦累世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代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好爲王臣辭秦相印而不往王何以禮之齊王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甘茂傳

趙侯略中山及胡地林胡獻馬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疵曰不然舉

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實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策○按武靈英古未必非此士導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也

丙辰十年彗星見

趙伐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及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

趙攻中山趙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趙世家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

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

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之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趙策）

秦魏冉弒其君母出其故君之妃於魏（表曰桑君爲亂誅穰侯傳稱冉誅季君之亂徐廣引表亦作季君然則桑乃季之訛索隱曰季君卽公子壯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穰侯傳云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與此不同）而悼武后出歸於魏（武王后魏女）王兄弟不善者冉皆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秦迎婦於楚六國表

楚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楚世家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策作環曰寡人欲相甘茂於秦可乎對曰不可茂誠賢者也秦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搆難於楚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王若相向壽策作公孫郝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楚王從之秦卒相向壽甘茂竟不得入秦卒於魏

甘茂傳○楚策曰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則楚輕矣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魏不聽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

又交重楚也

丁巳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秦立太原郡治晉陽城置上郡治水經注

戊午十二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晉陽魏世家作陽晉封陵紀年作封谷水經作風陵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秦以請救秦使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也則應之也

必勸是我離秦而攻楚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秦策）

○趙攻中山（趙世家）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呂氏春秋）

己未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

魏蒲阪 秦本紀云魏王來朝應亭

或謂韓公仲曰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也願君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願公之加務也韓策

楚太子横自秦亡歸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者太子殺之亡歸

○趙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

竹書紀年

戰國紀年紀卷三終